

灯下走笔

生活需要仪式感

□ 徐湘婷

前两天，我买的百合花快递到了，迫不及待地换掉花瓶里萎谢了的紫色勿忘我，修枝剪叶高低错落地将这束素雅的百合，看清新的叶子泛着绿意，洁白的花朵初绽娇嫩。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凝视与欣赏一束百合花：六片花瓣如月似玉，末端稍稍卷曲，纤长的蕊从层叠的花瓣中探出，袅袅娜娜，娉娉婷婷……含苞待放的那些，却又是另一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典雅，淡绿的花苞隐没于深绿的茎叶间……一朵朵，一片片，宛如一位身姿曼妙的女子，笑容温婉如玉，容颜鲜活，散发阵阵幽香，素色的花瓣洒落一地旖旎的影，叶面上的叶脉如波光潋开一圈圈涟漪般的圆弧，晨光在叶上留下潋滟的余韵……

在一曲清雅琴音里，看百合花与世无争地开放，清新淡雅，安然静美，心也沉静而美好，取一本《永远的红尘追梦人——三毛传》随意闲读……

年少时很喜欢读三毛，一遍又一遍地读《雨季不再来》《梦里花落知多少》。那时有一句极流行的网络语“我每想你一次，天空落下一粒沙，从此有了撒哈拉”，初见就莫名地认定那就是三毛与荷西的爱情专属。年少轻狂的岁月，一点心动，一丝好感就要大声说爱的年纪，只读到了热烈浪漫缠绵的爱情。

而今，时光煮雨，岁月缝花，早到了不轻言爱的中年，读《三毛传》想起那段撒哈拉漫漫黄沙里的惊世之恋，最先记起的反倒是三毛用心把陋居打造成沙漠新家的《白手成家》一章。

三毛与荷西的房子正对面是垃圾场，后面是硬土石的高坡，房子中间还有一块四方形的大洞，看得到洞外鸽灰色的天空。高低不平的水泥地，空心砖裸露的深灰墙，左角还有缺口，不断的灌风，一个光秃秃吊着的小灯泡，灰黑阴寒的房子没有一件家具，甚至没有床！

三毛和荷西自己动手刷白房子，用棺材板做床架书架，挂上沙漠麻布的彩条窗帘，还用垃圾场捡回的汽车外胎填上红布坐垫当鸟巢圆椅，再挂上细竹卷帘，放上陶土茶具，在不同的汽水瓶上涂印地安图纹的油漆作装饰品，在深绿色的大水瓶里插一丛怒放的野地荆棘，将沙漠之家装点出一种强烈痛苦的苍凉诗意。

三毛宁愿每天在烈日曝晒下步行更远的路买菜，只是为了省出买录音机录音带的钱，因为在三毛看来，没有音乐的地方，

总像一幅山水画缺了溪水瀑布一样。甚至与荷西冒着生命危险，在巡逻兵的枪口下，爬进总督家的矮墙，用四只手拼命偷挖了五棵花，只为让这个沙漠城堡有一份葱茏绿意。

三毛说，她的家，对沙哈拉威人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必要的，但她，却脱不开这个枷锁，要使四周的环境复杂得跟从前一样。慢慢的，三毛在这个新家里又步回过去的她，与大胡子荷西十指相扣风花雪月，浪漫缠绵热烈相恋。

三毛对沙漠新家的用爱打造和对婚姻的用心经营，用当下的流行语说应该就是充满了生活的仪式感吧！

曾对婚姻十分恐惧，因为走进婚姻就意味着将浪漫拉下神坛，让心走下云端，从此步入最庸常芜杂、最平淡无趣、最一成不变、最没有仪式感的生活深渊。

小姑娘独处时，常常看到一个个纤腰束素，巧笑倩兮的女孩一旦结婚生娃当妈，转眼之间就会变成满身油烟奶渍的臃肿妇人，蓬着头发，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拎着一个“小脏猪”一样的娃儿出门，扯着大嗓门东家长西家短地嚼舌根度时光。

想想那样不堪的“蜕变”，简直是不寒而栗，那可真是一件比杀了我还要痛苦一万倍的事！我害怕铺天盖地的妯娌姑婆鸡毛蒜皮会湮没一杯风花雪月仗剑天涯的清梦诗心；害怕柴米油盐酱醋茶会消磨尽我最后一抹书画琴棋诗酒花的风雅；害怕自己会变成那个看见花开不再微笑，听见音乐不再感动的庸人俗妇。

《红楼梦》里贾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子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我万分惧怕婚姻生活也会磨去我最后的光韵流转，变成一颗没有光彩宝色的死珠，甚至是死鱼眼睛。

所幸，婚姻数年，女儿十岁，我从不曾放弃生活的小小仪式感。如今，年近不惑的我在爱不起病不起的中年里，依然读书听琴写日记，荷花弄草游山水，在生活的兵荒马乱一地鸡毛里，固执地给心中的文艺小情调，腾出了一个绽放的小角落，依旧“文青病”一样“矫情”地活着，我会在夏雨中听荷，在冬雪中寻梅；我会在晨光中闻着茉莉的清香微笑，在黄昏里看着天上的流云飞彩；我会在闲暇时把最简单的番茄黄瓜随意切、削、拼，做成

一道道“盘上山水”，再取上几个风雅的名字“青山绿水”“荷风清韵”“郁金香语”；我还会和女儿穿亲子装长裙在春晴夏风里旅行闲游，再留下几张美照撷取这点滴的美好……

这些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仪式感证明了我们在那些岁月存在过的痕迹，它让一切有迹可循，在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里帮你创造回忆，记录下稍纵即逝的瞬间。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容颜和激情都会被岁月损耗，但一颗风光霁月的心，却能永远发光。虽然镜中的容颜在日渐老去，额头已不复光洁，眼眸也不再清亮，但我依然喜欢这样的自己，因为那一份与生活誓不妥协的决绝和对生活仪式感的执着坚守。

我们的生活，即使瓦屋陋巷茅檐低小，也要花径长扫，植一丛清逸翠竹；即使斗室蜗居蓬门荜户，也要窗明几净，插一瓶淡远野菊；即使椎髻荆钗素衣布裙，也要蕙质兰心，在素衣蓝裙的膝上放一册喜爱的书卷。

生活可以是一杯平淡的白水，如果可以，那就把水煮成一杯浪漫香浓的咖啡；如果不能，那也要兑成酸甜可口的果汁；如果还是不能，那就放上一片茶叶，浮沉出绿意清香；若是依旧不能，那也一定要把白水烧得滚烫，氤氲着腾腾热气。

也许，很多东西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却是一种信仰，一种对待生活认真的态度。生活可以平静似水，但也要时有微澜，如此，才不负人生一场，红尘一遭。

三毛说：“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一遭啊。”她热烈地爱，明媚地活，注重生活仪式感的她，把青菜豆腐的岁月依然过成了阳春白雪的光景。

原来带着仪式感去生活的人，生存永远不会成为负重前行的负担。你既可以惬意享受美好的一切，也可以坦然面对糟糕的一切。你得意时不会忘形，失意时也不会潦倒，你知道，无论境况如何，生活都必须庄重。仪式感，会让你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小，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

此刻，眼前有清雅百合，耳畔是《流水》琴音，笔下写着随心的文字，让我也如三毛，做一个永远的红尘追梦人，在凡俗的尘世间优雅地行走……

红色记忆

爷爷是名老党员

□ 苗君甫

窗台边的书桌前，95岁的老人家戴着老花镜，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拿着笔，在纸上颤颤巍巍但又坚定地一笔一划地写字。那是我95岁的爷爷，如果你能看到这个场景，相信你会和我一样动容。

这些年，爷爷一直在忙一件大事——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成回忆录：“我得告诉小一辈的孩子们，以前活下来都很艰难，那日子真是苦啊。党领导着咱们做过多少事，才换来不愁吃、不愁喝的新生活。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

这话爷爷经常跟我们说，也经常跟来看望他的乡亲们说。

“我是1949年4月15日入党的”，爷爷的开场白通常是这样的，这句话不管他说过多少遍，眼里的坚毅和自豪一如从前，依旧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爷爷是我们整个村的第一名党员，入党后当过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还带领村民成立了农副业结合的村民互助小组。1952年大旱，附近很多村的庄稼收成很差，而我们村因为互帮互助的优势，庄稼收成很好，这是让爷爷最骄傲的事情之一。

1953年，爷爷成为了全省的劳动模范，“奖品是一头耕牛，当时一头牛金贵着呢，村里听说我牵着耕牛回来，全村人都去村口迎接呢。”这是让爷爷最得意的场景之一。

爷爷后来又先后三次获得省劳动模范称号。我问爷爷：“您怎么这么厉害呢？全省的模范都得好几次。”爷爷满是皱纹的脸，笑成了一朵菊花：“你爷爷的党员哪会是白当的？党员党员，万事向前！党员党员，争当模范！”这是爷爷最喜欢的口头禅之一。

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从小听了太多党的历史，也听了太多党员的先进事迹，入党的种子在我们心里悄悄扎下了根。爷爷对党坚定的信念和讲述的鲜活事迹都在感召着我们，指引着我们，让我们追求进步、向党靠拢。

2014年8月25日，我光荣入党。那天爷爷很开心，一边给我戴党徽，一边高兴地说：“你是咱家第6个入党的，多向你伯伯们学习！”我坚定地说：“嗯，我也得多向爷爷学习！”

其实这些话，我已经不记得爷爷说过多少次，但每次听，都会有新的收获和感悟，那就是：踏实本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让党旗飘扬在基层一线！

现在，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爷爷这名老党员的骄傲和坚定，自觉承担了把爷爷手写的回忆录录入电脑的任务，我知道，这份工作我会骄傲地做下去，因为爷爷会不时地回想起一些新的细节，爷爷的回忆录在一天天“长高”，而我对党的理解也在一天天加深！

我乡我土

赤脚医生

□ 陈利国

赤脚医生分两种，一种赤脚人医，一种赤脚兽医。父亲在安乐窝学习了一年多的兽医，拿了个中专毕业证，在生产队当卫生员。

那是个崇拜英雄的时代，当兵对农民子弟来说是个出路，父亲很想当兵。当时体检都过了，奶奶不同意，父亲只好死心塌地在村里当起了赤脚医生。

记得小时候乡亲们家的猪病了，人家来找父亲。父亲说，先回吧，马上去。父亲从药箱中取出针管和针头，把针管拆开，烧碗热水浸泡一会，然后组装起来，出门而去。其实也就是些肺炎、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常用药就是氨基比林、青霉素。猪也会上火，上火了弄些野菊花和公英熬水喂猪。都是乡里乡亲的，父亲是是不收出诊费的，写了单子，乡亲们自己去兽医站购买。父亲出诊的时候，我也会跟去看热闹。给猪打针时，几个人按住，猪叫唤的可厉害了。

毕竟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父亲养过蚯蚓，养过长毛兔，卖过香皂、茶缸、秋裤秋衣，都没赚到啥钱。有一年，父亲雇了一辆汽车往西安卖瓜，到了西安却发现村里的很多乡亲都来西安卖瓜只好一路向西，到了甘肃。一出去十几天，别的乡亲都回来了，唯独没有父亲的消息。母亲担惊受怕，睡不着觉，当时通讯不发达，茫茫人海去哪找呀？家里笼罩在恐惧的气氛之中。几天后，父亲回来了，捎了一大把杏核。原打算给孩子们带些杏子吃，谁知这东西放不住，在火车上就开始坏，就赶快吃，回来时就剩一丁杏核了。

后来，父亲跟着二舅开始卖药，家里的日子才有了起色。毕竟有赤脚医生的底子，父亲把生意做的风生水起。当时安阳县医药局，父亲和别人合伙用大车从安阳拉药，运回洛阳后再到各村诊所，能达到17%到20%的利润。两年后，就买了辆嘉陵摩托车，和现在买汽车一样，全家人扬眉吐气。毕竟是无证经营，害怕公家查。每天只要夜幕降临，母亲就会站到村口，焦急的等待父亲回来。有时回来晚了，母亲就会胡思乱想。该来的毕竟要来，1994年，市药监局、工商局等部门来家里将药品全部装车没收，摩托车也被收缴了。母亲那些天都快神经了，两眼无光，很长时间才缓过劲来。

从1995年开始，父亲开始干起了生豆芽的营生，一千就是十五年，直到2010年，父亲才把生豆芽的营生交给了三哥。

那些年，家里仅三轮车就用坏了8辆，秤杆用坏了几十根。记得早期骑三轮车去偃师卖菜，要经过汉魏故城立交，父亲推不上去，我每天早晨都会去给父亲推车。后来买了机动三轮车，才不用推了。父亲很满愿意生豆芽这个营生，不像卖药偷偷摸摸，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如今父亲还常跟我说，孩子们要干点正事，别干那提心吊胆的事。

父亲没什么文化，识字不多，但他是个幽默的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欢乐。父亲是个很投入的人，干什么事都那样兢兢业业。村里过红白喜事，别人只要张口，父亲就不会拒绝。每次帮人家办事回来，喉咙都是沙哑的，因为他太投入了。

但父亲最喜欢的工作还是赤脚医生，二哥上大学时，我考上了他学医，二哥死活不愿意学，只好作罢。好在，我考上了河南中医学院，如今又是洛阳正骨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父亲开心的像个小孩子。

天下父母，都是把自己未了的心愿寄托在子女身上。也许，父亲从我身上看到了他的样子。



伊水乐道

倪睿摄

光阴故事

清风徐来稻花香

□ 陈晓辉

吃完晚饭，老白端着茶杯，来到村头那片稻田旁，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记忆里那种沁人心脾的稻花香，让他深深陶醉。

忽然一阵摩托声响，由远及近，打破了老白的惬意时光，但老白一点也不恼，这声音他一听就知道，村里的“第一书记”小周来了。

小周年轻，风风火火跳下摩托，冲老白喊：“白叔，你别急，我问过了，咱这水稻没啥病，该施肥啦，专家推荐的有机肥。”说着，就从摩托后座上搬下来一个纸箱。

其实自从发现水稻叶子打卷，老白根本就睡不着。因为，他相信小周，不但是“第一书记”，还是他这50亩水稻的“技术员”。

小周刚来西桥村的时候，到老白家里拉家常，那时候老白根本看不上这个从区纪委下来的第一书记。小年轻懂个啥？大学生又咋样？看那样子，白白净净的，估计连稻子跟谷子都分不清。老白连水都没让小周喝一口，就说：“我没空跟你聊，我还有事。”

没想到，小周一点都不恼，跟着老白到了他的水稻地，问东问西，还说自己老家是山里的，只吃过大米，没见过水稻。还告诉老白自家的“糗事”：他爹老周说，小时候过年时全家才能一人分半碗白米饭！

慢慢地，老白喜欢上了这个“小年轻”，他告诉小周，想当年，这里是远近有名的“鱼米乡”，出产的大米全市有名。后来人们嫌种水稻麻烦，要育种、插秧、中间要浇十几次水，施肥、收割……不如种玉米简单省事，很多年轻人就放弃水稻去外地打工了，“哎，方圆几十里，水稻就没剩几亩了。”

“那白叔您为啥还种水稻呢？”小周眼睛亮晶晶地问老白。老白觉得，小周的眼睛里，有两簇小火苗。两人的关系，因为这小火苗的缘故，就暖了。老白说：“人嘛，总有些念想。这水稻香，我从小闻到老，闻了半辈子，我舍不下呀！”

小周明白了，别看这个村子小，却有浓浓乡愁，就种在水稻田里。

第二天，小周就去找了省农科院工作的表哥，托他找到水稻专家，带着专家到村里，专家看了水田地势水质，给他们推荐了两种新的水稻品种：绿香米、水晶米。还建议他们在水稻田里养稻花鱼、养麻鸭。

老白不以为然，俺们种了半辈子水稻，谁听说过

大米有绿颜色的？还有啥水晶米，糊弄谁呢！小周晚上提了酒还有点花生米，跟老白掏了心窝子：“咱村这么好的水稻地，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将来您老了，年轻人谁会回来种这不挣钱的水稻？叔，不改新品种，不行啊！”

老白有点动心了。他其实问过城里打工的儿子，大超市里，有的品种大米卖得贵着呢！可是，无利不起早，这个年轻人这么好心，平白无故来帮咱村里老农民？

小周说：“我是上面下来的，过两年就要走不假，可我也想趁年轻，给咱村里办点事呀！就算将来我走了，咱村要是能恢复往年鱼米乡的样子，我也骄傲啊！我不想年纪轻轻瞎混日子啊，叔！”

那天晚上，俩人都喝高了，小周就睡在了老白家里。第二天醒过来，俩人一起去了省农科院，拉回来320公斤新稻种。

稻种回来，才是忙的开始。流转土地、搞贷款、播种、插秧……哪一样都够人跑的。可老白越忙越开心，感觉日子也像有了小火苗，有了奔头。尤其是看见小周，他就打心眼里喜欢和佩服，这是个能干事爱干事的年轻人哩！

清风吹拂水稻飘香。眼看着水稻在水里一点点长起来，从最开始一根根细细的秧苗，渐渐翡翠一样铺满了水面，又开始拔节扬花，老白和小周心里也扬起了朵朵浪花。

他们还按专家说的，在稻田里放了500尾稻花鱼和600只麻鸭。鱼能丰富水质，水稻长得好，这不用操心。麻鸭却不让人省心，一天比一天少。小周帮老白在鸭子棚里安了监控，一查原来是晚上有黄鼠狼。老白就养了一只大黄狗，黄鼠狼是不敢来了，可这狗总是撵鸭子，鸭子一看见狗就四处乱跑，不成群也不好带。

小周又去跑了农科院找专家，第二天，就带来了3只大白鹅。有了鹅警卫，鸭子不乱跑了，黄鼠狼也不来了。

秋天，稻子熟了，清新的稻花香被季节酿造，换成了醇厚的稻谷香味。绿香米、水晶米、稻花鱼、麻鸭，小周开始在朋友圈里吆喝叫卖，买买买买鸭子的人络绎不绝。

老白觉得，就连小周的朋友圈里，也有浓浓稻花香。

我乡风物

玉泉街的鸡蛋灌饼

□ 阮小籍

玉泉街有两家鸡蛋灌饼。一家在南头，一家在北头。

北头的在街西边，正对着正弘悦府，背后是镇政府。南头的也在街西边，正对着南山大道，隔了马路是已经拆了一半的油赵村。

这里的“街”，就是玉泉街。《名胜志》里说：“玉泉山在洛阳东南三十里，上有泉，水如碧玉色。泉上有白龙祠，祈祷甚应。”

玉泉街的名字，大概由来于此。好像是去年夏天还是秋天，玉泉街终于部分通车了。

“部分”的意思，是从镇政府往北，到高铁大道，还没有修。但这不影响我早晨或者黄昏，沿着玉泉街一个人走到南山大道，再走回来。

如果时间允许，我还会穿过南山大道，在油赵村里逛一逛。沟沟畔畔，都是金黄的油菜花，我猜想，很多年前，油赵村一定有个很大的油坊，这大概是“油赵村”的由来。就好像我的笔名阮小籍，肯定与阮籍有关。

只要你去追究，这世上的一切事物，在名字的背后，都隐藏着希望、失望、辛酸、隐忍或者期望。村子很安静。

村口左边是豆腐汤，右边是小商店，位置的重要性相当于上海的外滩、北京的王府井、洛阳新区的泉舜。

我走到油赵村的时候，一般都是7点左右，村子已经苏醒，送孩子上学的，去铁箱厂上班的，电动车或者三轮车，穿过南山大道，蜜蜂一样辛劳的消失在远处的油菜花田里。

有时候走到这里，我会去喝碗豆腐

汤，或者去商店里买包十块钱的烟。来李村二十年了，认识的人不多，或者说知心的朋友没几个。让自己的脑子静一静，坐下来，想一些事情。既没有遇到熟人需要打招呼的尴尬，更没有一个人都不认识觉得寂寞。

一个人走在玉泉街上，有时是踢一个饮料瓶，有时是踢一个空烟盒，我能从镇政府踢到油赵，再从南山大道踢到洛门口。常常想，我这样的坚持，会不会有一天被选入国足，为国出征？

在路人的眼里，也许会说那个在踢烟盒的男人是个傻子吧？

梵高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里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而路过的人只看到烟。”

半辈子过去，谁还没有一段揪心的故事？

这世上99%的事其实都与自己无关。我不是梵高，我也不想路人看到我内心的烟火。

好几次，我看到路边的麦田里，一个女人在除草。有次趁地里没人，我看了看她的麦田，屁股大一片麦子，却除了三五回都还没干完。

如今到地里除草的女人已经不多，所以该说她勤劳还是懒惰？

我早晨出发的时候，玉泉街北头的鸡蛋灌饼前，挤满了去正弘工地干活的异乡的打工的人群；玉泉街南头的鸡蛋灌饼前，挤满了去铁箱厂上班的油赵的村民。

所谓的鸡蛋灌饼，最大的作用是用来果腹，至于味道，倒是其次的事情。玉泉街北头做鸡蛋灌饼的是个女人。

玉泉街南头做鸡蛋灌饼的是个男人。我有时候想问问，他们是不是一家人？终究，没问，也不敢问！